

柳青传

附·柳青和女儿的谈话

刘可风
／著



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柳青传

附·柳青和女儿的谈话

刘可风
／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青传/刘可风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02-011282-1

I. ①柳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6709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[http:// www. rw-cn. com](http://www.rw-cn.com)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8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375 插页 4

印 数 1—7000
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282-1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柳青

• 1951 年，柳青在苏联



柳青

• 柳青在皇甫村家里

生活不断地向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

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——



目 录

柳青传·上

003 第一章

“多余”的孩子 / 父亲 / 入学 / 革命启蒙 / 在绥德四师 / 榆中三年

024 第二章

对文学的兴趣 / 救亡运动 / 大哥的心事 / 到前线去

039 第三章

噩耗 / 战地体验 / 在延安

051 第四章

初到三乡 / 艰难的抉择 / 减租减息 / 摊派公粮 / 三乡的地主和富人 / 从办联校到试种棉花

081 第五章

去大连 / 完成《种谷记》

090 第六章

在冀东的短暂停留 / 回陕途中 / 沙家店采访 / 自律 / 一次意外的打击 / 主持《中国青年报》文艺副刊 / 出访苏联

112 第七章

到长安县 / 落户在哪里? / 皇甫的互助组 / 统购统销

132 第八章

成立农业社 / 王三老汉 / 王家斌 / 夏收 / 董柄汉 / 扩社 / 分社风波 / 初级社的管理 / 建社容易巩固难

155 第九章

书稿余烬 / 《创业史》第一稿 / 中宫寺 / 《创业史》第二稿 / 破坏农业社的案件 / 最艰难的日子 / 写出人物的感觉 / 转折性的 1958 年 / 书终于写成了 / 进山 / 马葭的变化 / 在这里生活下去 / 读者来访

198 第十章

急骤变化的形势 / 挡不住的潮流 / 《狼透铁》的真实意图 / 丰收年

210 第十一章

高级社旋风 / “放卫星” / 人民公社食堂“办不成” / 大家都穿布鞋 / 保持普通人的感觉

228 第十二章

“四清运动” / 第二次“四清运动” / “干部们早已是阶级敌人了” / “二十三条”发表之后

264 第十三章

山雨欲来 / 成了“黑作家” / 下放 / terrible / 万幸的抄家 / 搬家 / 失而复得的书稿 / “拼刺刀” / “外调”中的柳青 / 上造反派的船? / 柳青的“历史问题” / “从严典型” / 马葭之死 / 在牛棚里 / 清醒的“牛鬼蛇神” / 牛棚快解散的日子

柳青传·下

315 第一章

我和父亲 / 天水行 / 挣扎在生死线上 /
到绥中 / 到北京“躲病”

336 第二章

“乡巴佬” / 修改《铜墙铁壁》 / 日思夜想
回长安 / 谁能与父亲做伴

353 第三章

父亲的牵挂 / 最后一次修改《创业史》第
一部 / 父亲教我写文章 / 最后的日子

柳青和女儿的谈话

- 一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 375
- 二、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 383
- 三、关于二战的思考 387
- 四、未完成的《创业史》的构思 394
- 五、《创业史》中的人物发展 406
- 六、《创业史》与“社教运动” 426
- 七、对合作化的长期研究和思考 429
- 八、父亲和我谈读书与写作 432
- 九、谈几部中国古典作品 442
- 十、谈丁玲和周扬 448
- 十一、谈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
的讲话》 452
- 十二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456
- 十三、谈作家的时代局限 465
- 十四、父亲的金钱观 471
- 十五、父亲最后的建议 475

附：柳青生平简明年表 481

后记 484

柳青传·上

十四岁时，油灯下，他吃力地啃《共产党宣言》；“一二·九”前后日夜奔走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；“西安事变”以后为办救亡刊物累得大口大口吐血；1939年，到敌后战场跟部队上前线打仗，对常人已经够苦，对他更是苦上加苦，冷天里蹚冰河，夜夜行军，病体几乎支离破碎。他忘我地干，竭尽自己的力量，他自信参加革命够彻底了。而现在，他的自信心动摇了，因为他想到了离开这里，怕黄土埋瘦骨，文学事业将与身俱灭，他不能想象那种现实。他剖析自己深层模糊的意识：自己带着极大的个人抱负走进革命队伍，不愿做一个无声无息的人，以前的苦和个人愿望不悖，况且苦也是暂时的，咬咬牙就能过去，现在虽说也是暂时的，可暂时到何时？对于生活，如果总是划皮而过，文学事业的进取和希望何在？文学事业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是无止境的！咬牙岂能咬一辈子。

他不仅带着强烈的创作愿望，同时也下过决心要努力工作，改造自己。这才出阵，就败阵而归，他自问：人生何为？

他握着拳，轻轻地敲着炕沿，咽下一口唾沫，好像在吞钢咽铁。不要说磨掉一层皮，就是磨掉一身肉，还是要干下去！此时，思想的改变，对自己仍很重要，对革命、对文学都非过这一关不可，否则，只是为了个人的打算，终将会使自己设法绕过困难，摆脱痛苦。

四師吳堡同鄉會歡迎宋安邦學長畢業操業



柳青（前排左一）在绥德四师

第一章

一、“多余”的孩子

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五个年头，陕北黄土高原仍然和清朝末年一样荒凉和贫瘠，只是战乱更加频繁，灾难越发深重。

近来，在黄河西岸吴堡县的群山里，常有几股土匪出没，他们突然窜进村庄，疯狂烧杀抢掠。善良的农民无力反抗，只顾四散逃命，眼看着土匪拉走自家的牲口，驮走自家的粮食和财产，消失在大队人马卷起的尘土中。

为了自卫，吴堡县寺沟村的农民们

联合起来，在易守难攻的山岭上筑寨，把财产、粮食和牲口放在三四人高的寨墙里，一听风声不对，纷纷扶老携幼，逃进寨子躲避。

就在端午节后几天，报警的炮声又响了，村民们纷纷逃离。土匪进村扑了空，便全力围攻简陋的山寨，声言不交出足够的银元和粮食，定要杀个鸡犬不留。为了保卫生命财产，农民们拿起原始的刀、矛、火铳和农具，在寨墙上拼死抵抗。他们哪里是手持快枪、野蛮疯狂的土匪的对手呢？不到半天工夫，寨墙被攻破。红了眼的土匪，向人群疯狂射击。三十几户村民死伤四十多人，粮食、财产、牲畜被洗劫一空。土匪走后，寨子里外一片哭声。

寺沟村的刘仲喜是遭遇最惨的人家之一。他刚满三岁的小儿子，被土匪一枪打死在妻子怀里。十二岁的大儿子跳墙逃命时，被子弹打穿了手掌。二儿来不及跳墙，慌乱拿起羊毛毯遮挡身体，被打断了手指。家里的“顶梁柱”刘仲喜从寨墙往下跳，摔伤了腰和腿，躺在地上起不来。这个破败家庭的重担落到了临产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肩上，乡亲们帮着埋了死的，抬着伤的，都替刘仲喜发愁：这家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

没过多久，也就是1916年农历六月初三午夜（阳历7月2日），刘仲喜的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。当他来到这兵荒马乱的世界，发出第一声啼哭时，母亲用力把这个肉囊囊的小东西推到灭火后冰凉的土炕拐角，顺手揭开炕角盖火，让倒灌进窑里的冷风正对着她的婴儿。被未成年的四儿两女拖累成一把干柴的母亲，早就拿定主意：“这世道，怎能养活？不如早死，省得遭罪。”

要不是祖母清晨来看儿媳，这个小生命也许被抱到村外，埋在哪块黄土下，永远不为人知。

祖母扭着两只小脚，进得窑门，一眼看见撂在炕角昏死光着身子的孙子。这个善良婆婆，三十多岁守寡，历尽艰辛把独子刘仲喜养大，吃够了人单力薄的苦头，盼着子多福多。她抱起婴儿，诅咒狠心的晚辈：“倒你们龟孙子的运，这孩儿还在出气，就连裹也不裹？唉！这还

是个命大的。”她对着儿媳、儿子叫嚷，“快给裹上嘛！”站着的、坐着的像没听见。她只好自己爬上炕，找来一块烂布把孩子裹好，又下地，寻来铁勺，抓一把小米面，点着几根高粱秆。当祖母正把烫嘴的面糊糊在自己嘴里嚼凉，用手指往婴儿口里抵时，报警的炮声又一阵阵响起，受轻伤的大儿二儿，立刻抬起受重伤的父亲，年老的婆婆扶着刚生产的儿媳，领着年幼的孙儿们急急忙忙往山寨逃命。只剩下这个生不逢时的婴儿独自陪伴着空寂的山村。

直到日头落西，天黑严以后，人们才陆陆续续回村。祖母先到窑里摸摸可怜的孙子，惊喜地说：“嘿！热着呢，还在出气，有气就喂上一口吧！”她一边抹掉落下的泪珠，一边去换孩子沾满屎尿的破布。

就这样，早出夜归，一连过了十六天，这个小生命竟然活着。听说土匪已离此往南。别人家都松一口气，仍然过起男耕女织的日子。刘仲喜一家却一片惨象：死的、伤的、老的、残的，全靠未出月子的产妇支撑。她做在前头，吃在后头，粗食淡饭也难吃饱，哪里还有奶水？婴儿顿顿靠祖母铁勺里那点小米糊糊充饥，怎能养活呢？

夫妻俩商量，妻子说：

“这孩儿没死，就给他寻上个好活的人家，听说邻村呼姓地主没有子嗣。”

倔强的刘仲喜躺在炕上，无可奈何地点点头。

托人说合，很快说妥。中人把这个“多余”孩子抱出窑门，刚刚跨上院门台阶，正蹲在院里抽烟的四爷爷，猛地起身，拦住了还差一步迈出大门的中人，大声嚷道：“你们喂养了这么一大群孩儿，哪个也没送人，就多余他一个？孩儿长大了不怪怨你们？你们知道他将来成龙呀变虎呀？仲喜！把他捎带着喂上不行吗？”一阵沉默，躺在炕上的刘仲喜挣扎着，却坐不起来，只好对哭泣的妻子说：“快……快把孩儿抱回来。”

二、父亲

把亲生儿子送人，也是万不得已，独子刘仲喜本是惜子如命的。

刘仲喜父亲刘生义，壮年时上山放羊被突发洪水淹死，他的四个兄弟为争菲薄家产，逼着寡妇改嫁。孱弱的母亲，为了呵护儿女，硬是咬紧牙，死心塌地守在刘家，渐渐地，女大出嫁，儿大成婚，孙辈成行。

刘仲喜虽然目不识丁，却颇有心计，把家庭整治得人丁兴旺，后来竟置买了十几垧山地，再加典种的八垧地，成为吃穿无忧像样的一家人。

典种的八垧地两年后被主家赎回去，给了七十吊钱。头脑灵活的刘仲喜发财心切，灵机一动，把钱投到镇上薛敬修经营百货布匹的“天和厚”字号里。开始薛敬修嫌钱少，刘仲喜狠狠心，借了两个元宝，加在一起入了股，薛敬修包下字号的经营事务，让不识字的刘仲喜放心回家，还说：“明年来分红，你准能赚一笔！”

盼到来年底，刘仲喜兴冲冲跑进字号，不料，薛敬修吊起一副哭丧脸：“唉，生意烂包了，赔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……”刘仲喜顿时愣了神，喉咙陡然被堵，半天才嚷出来：“怎么会赔光的？本钱呢？本钱哪里去了？”薛敬修一口咬定全赔完了，刘仲喜一跳三尺，非要他还清本钱，无论刘仲喜怎样叫骂都无济于事。

“天和厚”字号开在岔上镇，赶集聚粮常来常往，熟人不少，都说字号肯定赚了钱，盈利不会少。“姓薛的！你明明是要谋我的财呀！”平时为一点小事都争强好胜的倔强汉子，这么大的亏还能白吃？非要和姓薛的见高低！偏偏祸不单行，就在这阵儿遇上土匪。刘仲喜一个儿子被打死，两个儿子被打伤，自己躺在炕上几近一年。

直到民国六年，伤好后头一桩事就是找姓薛的算账，刘仲喜把状告到吴堡县衙门，官司一直打了三年。为等过堂，他索性住在县城。

每次到衙门口，备感森严，一个不识字的农民，没有传呼，哪敢随便出入？但有功名的读书人直出直入，府上官员还迎来送往。他亲眼看见为薛敬修说官司的拔贡王子桐大摇大摆走进衙门，绸袍后襟还卷起一股清风。

正式过堂时，秀才薛敬修特意戴上清朝的顶子，一副自信倨傲的神气，虽然是被告，却坐在椅子上。原告刘仲喜，没有功名，只能跪在地上回话，大老爷不问，连头也不敢抬。这种不公平待遇使刘仲喜悟到：“这世上的读书人真值钱！”

官司拖了很久，结果还是他输了。土匪的洗劫使他人死财散，现在输了官司，丢了七十吊老本不说，还有两个元宝的借债，打官司又欠下一屁股新账，债主天天来催，人都说：“这下子，刘仲喜非垮不行！”谁知，这个倔强汉子既不服输，也没灰心，而是冷静谋虑往后的日子。他咬咬牙，把十几垧地典出去，还清了所有外债。他要靠剩下的这几垧地重振家业。吃了这次大亏，他变得更有头脑，有远见，为发财致富，拼劲更狠了。

刘仲喜认准两件事——修水地、栽树。官司输了的第二年，他利用冬闲领着儿子们把沟底的坡地摊平，搬石头，修水槽，日积月累，后来竟然拥有了五六亩水地，同时在山地栽种枣树三千多棵。民国十七年前后，刘仲喜又发了，不仅攒了供老大绍华上大学的一部分费用，还买进典进少量土地。

三、入学

输了官司，刘仲喜认准：“这世上读书人最值钱！”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供儿子们念书。还在官司打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把大儿子绍华带到县城上高小。典出土地还债的余头，他毫不犹豫全部供绍华到榆林上初中，这使家里生活十分窘迫。每逢开学，为凑学费，全家人着急，

但是，刘仲喜毅然决定卖掉口粮，把儿子送上通往榆林的小路。

在榆林六中，绍华时刻记着家中的苦处，为了让自己读书，近十口人吃不上，穿不上，度日艰难。他发奋用功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
民国十三年，绍华中学毕业，经校长杜斌丞先生推荐领得陕北镇守署奖学金，去投考北京大学。考取了！他成了吴堡县第一个大学生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陕北的大学生太稀罕了，不仅荣耀门庭，连同村人都觉得光彩。村里人对刘仲喜也另眼看待，都尊敬地称呼他“老太爷”。

这位“老太爷”打算儿子们能念书的都要供，老二协华到年龄也送进私塾，没几天协华死活不去了：“看见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就难受，先生教的一句也记不下。”刘仲喜申斥责打，毫无成效，无奈一句：“真是个笨蛋！”

老三树华到年龄照样送进私塾。他话少，有股憨劲，上学时怀里非揣个馍馍，不给不去。一上课就吃，吃完就要回家，不让走就放声号哭，弄得师生哄堂大笑，先生对刘仲喜说：“我看这娃娃就算了，回家吧，不是那材料。”刘仲喜叹口气：“唉，养了个傻瓜。”

从此刘仲喜开始注意他那在兵荒马乱中出生的四儿。这孩子命大没死，给人又没送成，终于成了家庭正式成员，跟着三个兄长来福（绍华）、有福（协华）、聚福（树华），取了个小名叫“成福”。成福一岁多时，村里来个算命的，一见就说他相貌不凡，夸他生辰八字最好。走江湖的瞎吹，更引得刘仲喜不时联想：“这老四说不定还是个材料。”

成福幼时贪玩，和小伙伴打瓦片、摔跤、捉迷藏、打水仗……哥哥们下地后，剩下五六岁的成福，成了父亲的小尾巴。刘仲喜走东窜西，给人帮忙、评理、说闲话，他都跟上。最高兴的事是跟父亲上山套野鸡。他们利用家养的“诱鸡”叫声引来野山鸡，父子俩常隐藏石后一蹲半天，小成福既不嫌累，也不怕晒，套住野山鸡的一刻，兴奋得活蹦乱跳。

成福一直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，直到过了第八个生日，还是整天玩耍，这使刘仲喜很恼火。一天，几个孩子在一起耍铜钱，刘仲喜走

过来，照着成福屁股上就是一脚，跪着的成福朝前滚了个跟头，翻身坐在地上。一起玩耍的孩子们吓得各自逃散。父亲朝着惊呆了的成福大骂：“你还做个甚呀不？这么大的娃娃，一天钻到一起，往八十上要呀？明天给我上学去！”

1924年，正是大哥进大学的那一年，成福进了本村私塾，正式起用了刘蕴华这个文雅名字。

乡里念书娃娃八九个，数他最小，也数他最贪玩。有时先生讲一段课文，让娃娃自己念。逢此机会，他常领娃娃们戏耍。一次，耍“坐朝廷”。蕴华坐在垒了三层高的书桌上当皇帝，其他娃娃当文武百官，一会儿鞠躬，一会儿磕头，正耍得红火，先生突然出现在窑门口，慌神的“文武百官”到处乱窜，“小皇帝”坐得太高下不来，吓得哇哇直哭……

学堂作业就是背书，娃娃们成天摇头晃脑“之乎者也”，先生说：“蕴华贪玩些，耍着耍着书倒都背下了，比其他娃娃背得还好。”

寺沟的先生水平只能教到三年级，孩子们要继续读书，只能上完小。佳县螭镇离寺沟三十里，是黄河西岸一个渡口，有所完小。上学不交学费，点灯用油，生火烧炭，由渡口收入支出，学生只出书本笔墨钱，刘仲喜很满意，但幼小的蕴华却受不了离家之苦。入学头半年，端起饭碗想娘，放下饭碗想爹，奶奶更是时时刻刻在心头——蕴华一落地，是奶奶嘴里的米糊救活他，也是奶奶顿顿喂饭养大他，奶奶天天抱着他。他想回家，常想得眼泪刷刷，二哥刚走，就盼着来接他。

想家归想家，还得念书。其实，这个学校，与原来的村学完全不同，这里师生平等，从不打骂学生。七八个教师中有几个是从北京等地回来的大学生，深受五四运动影响，提倡民主科学新思想，有的还是秘密的共产党员，在本地发展党组织，甚至在课堂上宣传革命。课程设置也以新学为主，虽有四书五经，但主要课程除国文外，还有算学、英语、修身、生理卫生和理科。在这里，蕴华第一次接触到自然科学